

文汇·麦杰珂
新锐作家系列

迷路

哲贵 著

文汇出版社



迷路

哲贵
著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迷路/哲贵著. —上海: 文汇出版社, 2013. 2

(文汇·麦杰珂新锐作家系列)

ISBN 978-7-5496-0768-6

I. ①迷… II. ①哲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2)第 278403 号

迷 路

主 编 / 桂国强 陈 平

执行主编 / 陈先法

作 者 / 哲 贵

责任编辑 / 陈今夫

封面装帧 / 瑞凡品牌设计

出版发行 / **文汇**出版社

上海市威海路 755 号

(邮政编码 200041)

经 销 / 全国新华书店

排 版 / 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

印刷装订 / 江苏省常熟市大宏印刷有限公司

版 次 / 2013 年 2 月第 1 版

印 次 / 2013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 / 890×1240 1/32

字 数 / 140 千

印 张 / 7.75

ISBN 978-7-5496-0768-6

定 价 / 22.00 元

主 编

桂国强 陈 平

编辑说明

为推动文化大发展、大繁荣，展示当下文学界活跃在一线的年轻作家的创作风貌和成果，鼓励他们的文学表达，文汇出版社与上海麦杰珂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联袂推出“文汇·麦杰珂新锐作家系列”。

本系列共十种，为关注生活、关注现实、关注时代的小说作品，题材多样、内涵丰富、情感饱满、风格各异，其中七种为长篇小说：哲贵的《迷路》、余西的《另一个世界的花朵》、甫跃辉的《刻舟记》、杨则纬的《我只有北方和你》、周荣桥的《晏安香学——李清照的人生和她的中国香》、王兴莱的《一路向东》、杨青的《约翰·列侬坐在我的窗口》；三种为中短篇小说集：走走的《天黑前》、任晓雯的《阳台上》、张怡微的《旧时迷官》。

文汇出版社

上海麦杰珂文化传媒有限公司

2013年1月

1

从阴暗压抑的枫树林钻出来，麻妮娅又看见那个人。

上一次看见那个人是昨天中午，麻妮娅在福鼎邮政局隔壁的一家面馆里吃排骨面。麻妮娅从小就喜欢吃排骨面，她喜欢排骨和面混杂起来的气息，有点甜甜的，又有一点咸咸的，一闻到这种味道，嘴里就会生出很多津液来，一口汤下肚，整个身体舒展开来。长大了也一样，几天没吃，就会心虚，仿佛有虫子在肚子里面爬。从吃排骨面这个细节，麻妮娅就知道自己是个彻底的物质主义者。为了把生活过好，她可以向任何力量妥协。麻妮娅进的这家面馆不大，是跟一家副食品店连在一起的。中间有通道可以走动。无论在哪个店里说一句话，两个店里的人都可以听得很清楚。她坐下来没多久，就听见侧面传来一个声音：

“老板，来两包方便面和六根香肠。”

听见这个声音，麻妮娅觉得很亲切，因为他刚才叫的老板

是老巴(bá)。只有信河街的人才是这么发音的。出于好奇，麻妮娅转头看了一下，刚好，那个人也转头看着她。两个人的眼神碰到时，麻妮娅觉得被烫了一下，整个身体热了起来。她赶紧把头低下。刚好她的排骨面也来了，她把眼睛收在碗里，但她还是能够感觉到那个人的动静，那个人付了钱后，把他的登山包从肩上卸下来，把方便面和香肠装进包里，又从包里拿出一个军用水壶和一包饼干，就站在副食品店里吃了起来。就在这时，麻妮娅突然深深地失望了起来，因为她听见副食品店里传来那个人很响的“吧嗒吧嗒”的声音，而且，麻妮娅还听见那人喝水时从喉咙里发出巨大的“咕噜”声。他的声音旁若无人地在副食品店和面馆里左冲右撞。麻妮娅把脸深深地埋进碗里。她觉得太难为情了，连跳进碗里淹死的心思都有。

就在他低下头的时候，脑子里闪了一下，跳出了这个人的名字：雷蒙。他是信河街登山第一人。他是一个具有传奇色彩的人。麻妮娅以前参加过几次登山，都是跟着一个高中同学去的，她这个同学名字叫陆古华，在信河街，据说陆古华的登山技术是数一数二的，但是，陆古华每一次提起雷蒙，脸上的神色马上就庄严起来，他从来不叫雷蒙的名字，而是说“我师傅……”所有参加登山的人都知道陆古华对雷蒙的感情。陆古华读高中时就跟着雷蒙去登山了，雷蒙很喜欢他，说他很有登山的天赋。一个是方向感好，就是进了原始森林，根本看不见头顶的阳光，他也能够准确地辨别出东西南北的方位，能够顺着进来的路子走出原始森林。另一个是心细，他登过的

山,走过的路线,都会留下只有他能够认出来的记号。不管过了多久,他再次来登山时,就是再难走的路线,也困不住他。但他的缺点是体质不好,总是病怏怏的,老是说头痛,手脚没有力气。身体稍微被刮擦一下就不停地流血。有一次登山淋了雨,回到家后就发高烧,烧得休克了过去。家里人把他送到信河街人民医院,一查,查出了慢性髓细胞性白血病。还好,这病情还处在慢性期。但是,慢性期如果没有得到有效的治疗,很快就会演变到加速期,再进入急变期。一般来说,医师都建议慢性期的白血病患者进行药物治疗,再配合化疗。但这个方法是不能根治,暂时控制住了,过几年后还是会复发,到那时就很难控制了,因为复发后,就会造成多脏器衰竭、感染,并且大量出血,那就无力回天。所以,最好的办法就是进行骨髓移植。医师给陆古华的爸爸妈妈做了骨髓配对,他妈妈骨髓的白细胞抗原配型跟他相同。他妈妈当然愿意把骨髓捐给他,不要说骨髓,就是让她的命去换都肯。但是,问题是做这么一个手术,起码要四十万的费用,他们家根本拿出这么多钱。雷蒙知道这件事后,二话没说,派人到医院里把这笔钱交了。派来的人还对陆古华的爸爸妈妈说,如果不够,只管说。陆古华做完手术后,他的爸爸妈妈几次要去雷蒙的公司找他,雷蒙都没有见他们。他再带陆古华出去登山,也不问他身体上的事,也不提钱的事。有一次陆古华刚想开口,就被他制止了。

麻妮娅后来听人说,雷蒙是信河街第一批“下海”的人,做

的是运动用品，生意做得很好，国家队运动服都到他的企业来下订单。可见，他的企业在全国同行业里也是数得着的。可是，就在生意做得最好的时候，他突然把企业转手盘给别人了。一个人背着一个登山包，去过一种完全不同的生活。没有人知道他为什么突然要把企业转手卖给别人，也没有人知道他为什么要去过那种生活，别人只知道他很早以前就喜欢往山里跑，喜欢各类户外运动，露营、攀岩、漂流、滑翔，这些运动都是他最早在信河街带起来的。只是到了后来，谁也不会想到，他突然把什么东西都放下了，当起了背包客。据说他父亲很早就过世了，有一个信佛的母亲，长期住在信河街的一个寺院里。每年他母亲生日那一天，他会赶回信河街的寺院里，陪他母亲吃一碗长寿面。过不几天，他又背起背包离开了信河街。

因为这个故事太奇怪，雷蒙的行为太不合情理。当时听到这个故事后，麻妮娅一下就记住了。出于好奇，她后来还问过陆古华能不能带自己去见见他的师傅？陆古华说他也只在每年他师傅妈妈生日那一天才能够见一次。麻妮娅对陆古华说，他师傅妈妈生日那一天，她也要去。可是，到了第二年，麻妮娅就开始做生意了，她也没有再去登山，慢慢把这个事情放下了。但她脑子里还是时不时会想起雷蒙这个人。所以，麻妮娅刚才脑子一闪，觉得这个人可能就是雷蒙，因为他说话的口音是信河街的口音，样子跟陆古华描述的也像。这么想后，麻妮娅马上抬起头来，但是，她发现，那个人已经不见了。

2

麻妮娅这次是赌气出来的。赌气的对象是她的未婚夫夏孝阳。

他们原定在六月六日举行婚礼,可是,到了六月四日,夏孝阳突然说他临时有急事,要去一趟广州,跟那边的一家公司举行一场合作谈判。他的公司刚做了一个大调整,准备把设计和生产重心转移到广州,因为那边靠近香港,设计理念新,水平高;另外,那边工厂管理做得好,做出来的衣服质量要好于其他地方。他这么说,意思就是这个婚礼泡汤了。这一次,麻妮娅觉得被伤害了。他们是第三次推迟婚礼了,以前两次,麻妮娅都理解夏孝阳。

在信河街,说起夏孝阳是没人不知道的。他今年只有三十六岁,却已经是信河街的一个标志,是一个楷模,是一个英雄,是一个受人敬仰的偶像。他经营的是一家休闲服公司,名字叫美丽鸟服饰集团有限公司。每年的销售额有八十来个

亿。他本人的资产还进了去年的中国富豪榜前十名。这是他在外面的社会形象。那么，在麻妮娅眼里夏孝阳是个什么样的人呢？麻妮娅觉得他更像是一台机器。就拿他的工作日程安排来说吧！每个星期一，他都让办公室主任，把他这个星期将要做的事情，安排成一个表格，以一天为一个大单位，一天里面又分三个小单位，分别是上午下午和晚上。然后再在这三个小单位里细分到每个钟头，到分钟。每一个星期，他的日程安排至少要排满七张 A4 纸。他让办公室把他的日程安排，通过邮件发给各位副总。当然，他也让办公室传一份给麻妮娅。一个原因是让麻妮娅了解他的行踪，等于通知她，你看你看，我每天都有这么多事，忙得歇一口气的时间也没有。另一个原因是因为麻妮娅偶尔也会出现在他的日程表上，一般是在晚上，活动内容一栏里会注明：与麻妮娅晚餐。

夏孝阳就是这样的人，他还没有办公司前就这样。从近处说，他知道明天要办哪几件事，哪个先哪个后，路线怎么安排，几点钟出发，几点钟回来，他都计算好。当然，他更不会忘记的是要达到什么样的目的。还有，早一天晚上，他就会把第二天要穿的衣服选好，拿出来，用熨斗熨好。从远处说，他知道自己这辈子要干什么，更知道要通过哪些步骤达到自己想要的东西，也知道每个阶段都要做些什么。所以，在很多时候，麻妮娅真是把他当一台机器来看待的。当然，麻妮娅有时也会感觉到一些不满足，因为夏孝阳太像一台机器了，他也像机器一样的冷静和冷漠。

在信河街，麻妮娅也算是一个很出挑的人。一方面是她的身高，她有一米七〇。有人做过调查，信河街女人的平均身高只有一米六〇，所以，麻妮娅走在街上，很是出类拔萃。当然，麻妮娅也知道自己不能算一个美人，只能算中等偏上吧！优点是身材高，她对自己的身材还是很自信的。另一方面是因为她的生意。她做的也是服装生意。信河街有三个大商场，最大的是银泰大厦，其次是时代广场，再就是开太百货。在这三个商场里，麻妮娅各有一个专柜。她做的生意跟夏孝阳不同，是品牌代理，代理的都是世界名牌。银泰的专柜是李维斯系列，时代的专柜是CK系列，开太是汤米系列。她在信河街最繁华的五马街还有一个五千平方米的专卖店，卖的是耐克。她是耐克在信河街的总经销。

麻妮娅的生意做得很不错。而且，可以肯定，只要她不放弃，她的生意会越做越好。可是，麻妮娅却发现了她跟夏孝阳的不同。她并没有因为生意的成功而获得了成就感，相反，她觉得好像被一个无形的铁圈箍住了。她想笑，那个铁圈不让她笑。她想哭，那个铁圈也不让她哭。她想大声一点说话，那个铁圈就把她的喉咙收紧。她想把身子伸一伸，那个铁圈连腰也不让她伸直。麻妮娅还发现，她的生意做得越好，那个铁圈就箍得越紧一些，紧得让她快喘不过气来。她总是梦见自己钻进一个壁洞里，壁洞只能容得下一个身子，她在里面爬，也不知爬了多久，发现这个壁洞居然没有出路，里面漆黑一片。进又进不得，退也退不出。这时，麻妮娅绝望地发现，壁

洞里呼吸越来越困难,就要被活活憋死了。每当这个时候,麻妮娅就醒了。一身的冷汗。最主要的是,她的心情一下子就掉了下去,无论什么事情也不能让她快乐起来。这样的梦,已经做了好长一段时间,每做一次,她的心情就要消沉一次。她觉得心也慢慢地变冷。但是,麻妮娅知道,她以前不是这样的,在没有做生意之前,她是快乐的,甚至是活泼的。从读中学开始,她就有一人出去旅行的习惯。一个人,背着背包,把目的地定好,大致的路线做到心中有数,她就偷偷地出发了。有时十来天,有时半个月,最长的一次,是去云南,一共一个月。那是多么快乐的一个月啊!她像一只燕子一样轻盈,想走就走,想停就停。刚参加工作的那段时间,她喜欢上了登山和露营,一到了周末,就背着帐篷,跟几个驴友去登山。那个时候,无论做什么事,她整个人都是快乐的,出去玩快乐,回到信河街学习和工作也快乐。她对未来的生活充满期待。什么事情都想去尝试一下,所以,工作几年后,她也跟着信河街绝大多数的人一样,做起了生意。让她没有想到的是,她一脚踏进来,就陷进来了,想拔也拔不出。她做这四个品牌的代理也已经好几年了,每年的销售额都在往上升,去年一年的利润就有一千多万,也就是说,她每一天都能够净赚三万。她的经济完全独立,从来没有向夏孝阳要过一分钱。不过,话说回来,麻妮娅对自己跟夏孝阳的关系还是满意的,除了他在工作上过于投入外,麻妮娅几乎找不出他身上还有什么毛病。夏孝阳有一米八十的身高,下半身比上半身长,所以,无论什么

衣服穿在他身上，都显得很合身、有型，最主要的是，他看起来很干净，无论什么时候看见他，总能让人感到世界的美好。夏孝阳的另一个优点是让麻妮娅放心，他身边有很多优秀和美丽的女人陪着，但麻妮娅从来不担心夏孝阳会做出什么对不起她的事，她知道夏孝阳心里只有公司、只有工作，不会有其他非分之想，就是有一点点念头，他也能很好地控制自己。所以，在麻妮娅的心里，早就认可了夏孝阳和他的生活，也早就认可了自己以后要过的生活。结婚后，夏孝阳继续做他的公司，继续当他的英雄。而她呢！依然经营她的专卖店，两个人保持着亲密而又有距离的关系，过着有规划而又不断向上的生活。麻妮娅觉得这就是她要的生活。

但是，麻妮娅觉得不快乐。赚钱本来就不是她最终的目的，而且，对于现在的她来说，钱已经不算什么问题。先撇开夏孝阳不说，单单自己这几年赚来的钱，已够花一辈子。从内心里说，能赚多少钱已经不能让她快乐起来。但是，她问自己，如果现在就停下，她愿意吗？她发现自己不愿意。倒不是因为钱的问题，而是她真的不知道，如果不做生意，她还能够做什么？就像现在一样，夏孝阳跟她说完后这件事，若无其事地飞到广州那边去，她就有种被抛弃的感觉，一个人孤零零地站着。

麻妮娅想出去走一走。这个念头也是突如其来。她想一个人，开着车，出去走一走，也不用确定目的地，只管开，开到哪里累了，就停下来休息一下，天黑了，随便在哪个小镇过一

夜,第二天继续开。一直开到不想开了,心中的怨气也消了,才掉头回来。这么想后,麻妮娅居然有点兴奋起来,这是一个奇特的决定,是个不知未来的决定。下了这个决心后,她仿佛又找回以前的自己了。

3

麻妮娅这次看清楚了。那个人中等身材，差不多有四十五岁光景吧！背着一个很大的登山包，是黄色的，看起来特别刺眼。跟他的包相比，他的脸显得很黑，跟信河街晒的酱油肉的颜色差不多，黑中带红，想必是长年被雨淋日晒的结果。剪着杨梅头。厚嘴唇。腮帮和下巴被刮得铁青。单眼皮。眉毛很浓很黑。眼皮很厚。麻妮娅看过一本相书，说这种面相的人性格都极端固执，他认定的路，会一直走到死。说得难听一点，从面相看，他是个六亲不认的人。让麻妮娅心慌的是他的眼睛，三十五年来，她从没有见过这样的一双眼睛，他的眼睛小，却黑白分明，没有一点的杂质，看人的时候，好似那是两口又深又绿的潭水，看上一眼，就是一阵头晕。

昨天吃完排骨面之后，麻妮娅继续朝南开。这是她出门前就想好的。南面的路是去福建的方向。在中国所有的省份里，福建是比较特别的，山多，海也多。山都是大山名山，有太

姥山，有武夷山，有湄洲岛，海也都是有名的海，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就在福建的泉州。说起来，麻妮娅的祖上就是从泉州移民到信河街的，她还从来没有去过那个地方呢！麻妮娅开的是一辆奔驰跑车，她以前开的是雷诺跑车，这辆新车是为了这次结婚买的。好车就是不一样，只要用脚轻轻点一下油门，奔驰跑车就要飞起来一样。但麻妮娅尽量控制在八十公里以内，而且，只要碰到高速公路服务区就拐进去，加加油，喝喝水，这里走走，那里看看。实在没事情干，她就站在服务区的书报摊前，随便拿起一本什么杂志，一看就是一个多钟头。

昨天晚上，麻妮娅投宿在一个叫一沙的海边小镇。

因为她在高速公路上看到一个叫一沙镇的公路牌，觉得很好奇，为什么叫一沙呢？是很小吗？还是这个镇子里没有沙？刚好她看到了一个高速公路出口处，就拐到一沙镇里去。

进了镇里才知道，一沙镇是个海边小镇，离台湾岛很近，台湾岛的渔民都喜欢把船泊在一沙港，到镇上来过夜。所以，镇上经常可以看见三三两两的台湾渔民。麻妮娅还在镇上看见一家很大的台湾超市，她进去逛了一圈，果然都是台湾的产品。

麻妮娅在小镇上转了一圈，发现跟其他海边小镇没什么区别。倒是那些台湾渔民看她的眼神有些怪异，让她不舒服。所以，她很早就回宾馆休息了。

麻妮娅是今天中午才到这个叫枫林的地方。她开始以为